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一 年

第 二 輯

第 十 一 號

第 六 十 五 次 會 議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十 日 星 期 二

紐 約 成 功 湖

## 目 錄

### 第六十五次會議

	頁數
四十六. 臨時議事日程.....	
四十七. 通過議事日程.....	
四十八. 關於烏克蘭控訴希臘事之討論(續).....	

---

## 文 件

下列各項有關第六十五次會議之文件載於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五號內：

	附件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致祕書長電 (文件 S/137).....	八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於安全理事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中所作之聲述 (文件 S/144).....	九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一年

第二輯

第六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O. LANGE (波蘭)。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埃及、法蘭西、墨西哥、荷蘭、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四十六．臨時議事日程

- 一．通過議事日程。
- 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致秘書長電(文件 S/137)<sup>1</sup>。
- 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於安全理事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中所作之聲述(文件 S/144)<sup>2</sup>。

四十七．通過議事日程

主席：本席向理事會提議：吾人遵循前數次會議中之程序進行，即通過議事日程中之第二項目，而將第三項目留後討論。

(議事日程第二項目通過)

主席：吾人現應討論第二項目，即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長致秘書長電。

理事會決定邀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希臘兩國代表參加關於此點之討論。今請各該代表就席。

<sup>1</sup>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五號附件八。

<sup>2</sup>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五號附件九。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 Mr. Manuilsky 及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 就理事會席)

四十八．關於烏克蘭控訴希臘事之討論(續)

Mr. MANUILSKY (烏克蘭)：安全理事會業已聆悉希臘代表之兩次聲述，及英聯王國、美國及澳大利亞等各代表之演說。

關於澳大利亞代表之聲述，烏克蘭代表團欲略作數語，以期一勞永逸，以後不再提及此事。澳大利亞代表自命不凡，竟以聯合國會員國之義務為題，對烏克蘭代表加以指教，其所言粗魯而未能令人信服。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之代表團實無需此種傲慢之教訓。

關於聯合國會員國之義務，或有各種不同之解釋。舉例言之，如聯合國憲章中載明聯合國之宗旨為“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促進並鼓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而在希臘或印度尼西亞，此種權利目前正遭蹂躪，在南非則有歧視印度人種之法令通過；在此種情形之下，聯合國會員國責無旁貸，應予促請注意此種侵害人權之行爲，並要求遵循五十一國所通過之憲章。

此乃烏克蘭代表團所了解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其會員國地位對聯合國所

應盡之義務。惟在曩昔國際聯合會中，關於其會員國所應盡之義務，另有一種了解。當時曾有若干代表，對於戰爭之危機，視若無視；對於日本之對華侵略，強謂其為地方事件；對於德國及意大利法西斯在西班牙所煽動反動份子之叛變，強謂其為西班牙之內政問題；對於捷克斯拉夫之瓜分，強謂其為保持西方和平之上策及轉導德國東進之良計。

對於國際聯合會會員國義務之如此了解，其結果如何，已為一般所共知。凡曾經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之戰爭者，憶之最為深切。然當時有若干小國家，對此種政策並未提出抗議。此種國家所了解之義務，乃為某大國作應聲蟲，聽其指撥而對國際聯合會盟約之破壞熟視無睹。澳大利亞代表蓋欲聯合國回復至此種境地，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深信其必不能有所成就。同時，吾人亦覺今後無須重提此事。

本人於答覆各發言人所作聲述之前，須對美國代表所作之譴責，謂烏克蘭代表團將希臘情勢問題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前未與關係各國作初步磋商，逕加駁斥。

烏克蘭代表團認為必須促請 Mr. Johnson 注意，此種初步磋商曾由蘇聯政府負責進行。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蘇聯政府曾向柏林三國政府領袖會議遞送備忘錄，述明希臘現在之情勢已至法紀蕩然，同時並有恐怖統治之存在，威脅民主份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蘇聯政府又向倫敦外長會議之首次會議就該問題二次提出備忘錄，於其序言中曾作下列聲述：“據希臘傳來消息稱，該國內政情勢仍屬極度緊張，不但危及希臘人民，即對其隣國之和平與安全，均有危險之結果。”

最後又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中提出英軍駐希問題。

惟上述各次會談，均未產生結果；而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會議中對希臘問題之討論，亦屬毫無成就。

烏克蘭政府深知上述各項事實，且有鑒於關係各國政府對希臘問題所採之立場，故深信一切初步磋商決難獲致任何結果。事實既如上述，如何竟以莫須有之罪加之於烏克蘭政府代表團乎？

希臘代表於安全理事會九月五日會議中作長篇演說，其講稿顯係事前準備者，故對烏克蘭代表團九月四日聲述中所列舉之事實與文件，以及其所引證希臘政客之聲述，一概未予答覆。英聯王國代表僅作籠統之語，對烏克蘭聲述中之事實方面，噤若寒蟬，一事不提，更不成其為答覆。

然事實必竟為事實，即使其令人不快，亦不能以崇拜偶像之原始人對付其偶像之方法對付事實；當偶像觸怒原始人時，原始人可將其捨棄不顧；而事實與論據則必須予以解答。例如烏克蘭代表為英勇之阿爾巴尼亞人民辯護時，述及對阿爾巴尼亞軍隊協助盟軍與共同敵人作戰之深刻感謝與欽佩；此乃盟國最偉大之政治家及軍事將領所表示之感謝與欽佩，故此種事實無人有權予以抹煞或置若罔聞。

此種感謝與欽佩之意，首經前美國國務卿 Mr. Cordell Hull 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正式表示；其後又經地中海盟軍總司令 Sir Henry Maitland Wilson，巴爾幹空軍總司令 Sir Vice-Marshall William Elliot 及前美國國務卿 Mr. Stettinius 相繼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同年八月五日及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作同樣之表示。英聯王國前外長 Mr. Eden 亦曾表示同樣之敬意；而蘇聯政府暨其最高統帥當局，對於阿爾巴尼亞人民對於盟方之貢獻，尤深銘感。

希臘代表 Mr. Dendramis 曾謂阿爾巴尼亞乃侵略者之巢穴，凡德意在希臘境內之摧毀，應由其負責。英聯王國代表曾投票反對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試問渠是否應置信於希臘代表？抑應置信於本人適在所提及之盟國各政治家及軍事領袖？試問烏克蘭代表團所持有之各項電報副本，是否最重要之文件？希臘代表口頭之陳述，吾人應否認其為一項文件？是項口頭陳述僅有一地圖為之佐證，而該圖之準確與否亦未經任何人為之證實，如有顏色鉛筆三支及印格紙一張，任人均可繪製者也。

今再試舉希臘前部長 Mr. Kafandaris 之聲述為例。Mr. Kafandaris 乃主張中庸之人，渠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曾作下列聲述：“吾人真將舉行公民投票以作人民意志之表

示乎？抑將重演一九三五年之偽選，不過將事前早已安排之結果在九月一日予以宣佈，而無人民之實際參加乎？所不幸者吾人之慮懼，於事勢演變中已經證實。就實際言，目前人人均知候選名單係出於偽造；凡對國王稍有不利之言，必遭逮捕；自緊急法令通過以後，施行逮捕、監禁、放逐等辦法之結果，全國所有非保皇黨之份子，迨已悉遭肅清；保皇黨徒並與政府當局狼狽為奸，從事種種活動——在此種情形之下，實無法表示基於雙方平等權利之人民意志。政府人員及其黨羽之倒施逆行，不勝枚舉，國家之法令及秩序，已為破壞無餘，而所謂‘公民投票’，其各種條件亦早經安排就齊。”

今試問如此之聲述，是否應予置信？抑或為求其聲述獲得理事會之接受起見，Mr. Kafandaris 是否應請 Mr. Dendramis 出函證明彼確曾以透明信封投票贊成希臘國王之復位？

Mr. Dendramis 曾以此斷言在希臘有所謂由大多數人統治少數人控制之理想憲政制度。如有任何人認為安全理事會及社會輿論不應置信於 Mr. Kafandaris，而應聽從 Mr. Dendramis，吾人極願拜聽其高論。

試問蘇聯代表所述及之五百個保皇黨浪人部隊——尤以 Surlas 部隊為甚——在此所謂之憲政制度中究佔何種地位？（按烏克蘭代表團曾向安全理事會提呈 Surlas 部隊之照片一幀）希臘代表未曾對此點作何解釋，抑且無法予以解釋，蓋此種武裝浪人部隊之存在足證有少數人希冀憑藉此種武裝浪人之威力而強使多數人順從其意志。吾人皆知昔日德義兩國之極端反動者，於其攫得政權之前，亦曾組織類似之非正規隊伍，其任務為以恐怖手段消滅比較積極之民主份子，逼使民主政黨不能從事於政治活動，並於大多數人民之上建立反動派之統治。

上述各項事實，證以歷史上之教訓，自較希臘代表所謂已有憲政制度存在之一說，更為可信。請以 Macedonia 中部總督 Pella 所頒發之一項告示為例，其文曰：“凡已擅離家宅者，余必懸賞緝捕；其所有親屬，直至第四代為止，將與嫌疑組織內之份子受同樣處罰，一律予以放逐；善後救濟總署之供

應品禁其享用；其田產應予充公；本人並將採取其他一切可能辦法以懲罰之。”試問如此蠻無理性之告示，如何能與憲政制度相容？

烏克蘭代表團能指出是項告示公佈之日期及登載是項告示之報章名稱，但英聯王國代表必將謂其為不可置信，因彼一向否認一切事物，即人人共知之事實，彼亦拒絕承認。假如烏克蘭代表偶而述及 Messina 地方之地震事件，此事固為舉世所週知，而英聯王國代表必將曰：此事雖為舉世所共知，然彼則未之前聞也。吾人如詰之曰：“然則，英國報紙亦曾載此消息。”Sir Alexander Cadogan 又必將答辯曰：“英國報紙即或載此消息，亦屬無足輕重，因吾國有新聞自由，故即屬 Messina 地震事件，各報亦可刊載其消息。”吾人或曰：“然則，新聞既屬自由，應可置信。”彼將答曰：“不然，即因新聞自由，故可顛倒是非。烏克蘭代表倘能以 Messina 地震中之蒙難者為證據，余始能置信。”此種否認事實之方法，或有人視其為外交絕技，但普通人民則將另眼目之。

又希臘代表所謂之理想憲政制度，如何能與下列事實相融洽？希臘賣國奸賊 Zervas 現為保皇黨議員之一，其手下之浪人部隊曾於一九四四年七月間在 Paramitkas-Phanarion 地方戮殺阿爾巴尼亞人民五百人，八月間又遭其屠殺者七百人，被姦淫之婦女三百人，並燒燬其廬舍，擄掠財牲口而去。按 Zervas 此人，曾於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下午令停止其軍隊之對敵抵抗，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並曾協同德軍攻擊希臘人民解放，嗣後即與德人公開合作。

關於此種至少可謂為奇誕之“憲政制度”中之矛盾現象，欲盼彼輩應為 Zervas 部隊在希臘境內所作暴行負責之人作合理之解釋，自屬不可能之事。

希臘代表所謂多數人統治少數人控制之說，與其所稱希臘工會係經工人要求而予以解散之說，同屬荒謬無稽。關於希臘工會之解散，既可作如此之解釋，則如希臘代表為吾人解釋曰：在 Macedonia 所以有人被斬首，田產被充公，不許享用善後救濟總署之供應品，以及在 Paramitkas-Phanarion 地方若干阿爾巴尼亞人之被屠殺等，皆為 Ma-

cedonia 及阿爾巴尼亞人民自動要求者，吾人亦不致驚詫矣。

關於工會之解散作如是可笑之解釋，對安全理事會實為一種侮辱，蓋此事足證希臘保皇黨之極端份子，其肆無忌憚，已達極點，竟至以為無論彼等在此作如何荒謬之申述，仍將為人所信。關於希臘代表所作之奇誕聲述，如欲請其以文件作證，勢不可得，蓋事實上並無此種文件之存在。希臘勞工組織既從未提出解散工會問題，亦未對該問題作何討論，或通過任何決議。且任何決議之通過，乃根本不可能之事，因希臘保皇黨極端份子正強逼工人以一名 Patzatzis 者為其領袖，此人過去劣蹟昭著，曾因竊盜而為 Egurdas 公司革除，本人現有函件為證。

諸君當諗知勞工運動先進領袖 Mr. Leon Jouhaux。渠曾親訪希臘，以期阻止野心勃勃之希臘保皇黨之造次行動。渠與 Tsaldaris 首相之會談，毫無結果，於是工會終被解散。Mr. Jouhaux 於返法後曾作下列申述：“希臘政府之採取是項行動，顯為九月間公民投票之預事綱繆，其目的為希臘國王之復位。所有希臘保皇黨及法西斯黨人，皆欲國王復位。故凡有能對此反對者，或欲將其觀點向希臘輿論明白表示者，彼等盡欲消滅之。”

希臘代表明知其為希臘保皇黨極端份子之行動辯護，立場綉弱，乃提及英國國會之某女議員及 Mr. McNeil。該女議員之名，不幸本人已不記憶。然該女議員及 Mr. McNeil 是否曾親自到過希臘？彼等對希臘問題是否與勞工黨議員 Mr. Solley, Mr. Tiffany 及 Mr. Dodds 有同樣深刻之研究？答曰，未也，彼等對希臘問題並無研究，而其所作結論，亦不過表示其政治上之同情而已。安全理事會為何置信于 McNeil 而不置信於 Solley, Tiffany 及 Dodds？若干勞工領袖之言論，及親訪希臘之 Mr. Leon Jouhaux 之言論，以及永居希臘並對當地情形較 Mr. McNeil 更為熟悉之各民主政黨領袖之言論，為何均不如 Mr. McNeil 一人之言？

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希臘人民對侵略者之英勇抗戰，功績顯著，故其代表為烏克蘭代表團所信任，惟安全理事會中若干理事則不予置信。然除民族解放陣線之外，另有中央、中

庸以及右翼各黨各派之各領袖，如 Kannelopoulos, Venizelos, Sophoulis, Tsouderos, Milopas 及 Plastiras 等，均曾作有聲明，安全理事會何以不能置信於是類和緩黨派諸領袖之言論，而獨信極端保皇黨一人之言？此種情事，決非稍具常識者所能了解者也。

希臘代表於其聲述中，圖將積意侵進之保皇份子所作所為之責任，轉嫁於共產主義者，並指稱其為“暗殺者”及“盜賊”。對共產主義者如此惡言相向，令人憶及唯有已往德國納粹黨羽於一九四五年潰敗以前亦曾為之。夫共產主義者在正規軍及游擊隊中，以及抗敵運動中，均已證明彼等乃捍衛人民最英勇最有犧牲精神之戰士。而於今勝利之後，竟猶有襲用希特勒黨徒所用令人不可容忍之詭言者，豈非喪心病狂者乎？

人謂共產主義者不過為一少數人之集團，在其人民之中並無任何勢力。此種錯誤觀念今日急應糾正。各國民眾曾於戰爭之恐怖事件中留意觀察共產主義者，終而對其益加信任。在選舉之時，共產主義者博得無數選票。於極多國家中，彼等充任政府官員，甚或有為其領袖者。環顧歐陸各國，唯有西班牙、葡萄牙及希臘三國，對共產主義者仍在施行採自希特勒之政策。

即使吾人未獲任何情報資料，甚或關於積圖侵進之保皇黨之政治特徵一無所知，單憑希臘代表之聲述，已足顯示現在希臘政體之為何物矣。於聆悉是項聲述之後，自可明白為基本自由而奮鬥凡五十餘年之法國人權民權聯盟，何以在其向巴黎和會所提關於希臘政權之請願書中作有下列陳述：“希臘者乃為民主而流血之烈士也……惟今日之希臘，在昔日與敵人合作者之獨裁統治下，民不聊生。前依條約而給與抗敵戰士之武器，現已轉加於其自身矣。”

烏克蘭人民自身亦曾遭受德國法西斯主義之侵佔，備歷艱辛，且亦嘗在前線與後方對侵略者作戰，對希臘及希臘人民極表欽敬，而對民族解放陣線及希臘人民解放軍之英勇愛國戰士，尤為感佩。但烏克蘭人民不承認積圖侵進之保皇份子為希臘人民，蓋保皇份子憑藉外國軍隊之援助，對阿爾巴尼亞實行侵略政策，而在此種政策下之首先遭難者，

即爲希臘人民。希臘人民在戰爭中曾有英勇戰績，決不應遭受目前所遭受之待遇或處罰。

美國代表述及外國觀察者曾發表一項特別聲明，謂三月三十一日舉行選舉時之情況極爲正常並指責蘇聯之拒絕派遣觀察者。試問倘選舉時情況確屬正常，則何須派遣觀察者？希臘人民須有此種外國監護者，又作何解？

吾人固知依照民法習慣，對法律上無行為能力者，或未成年或精神萎弱者，得指派監護人。惟希臘人民應爲吾人所承認，彼等無須此種喪權辱國之外國監護。蘇聯政府之所以拒絕派遣觀察者，即因其認爲對希臘成立此種監護，尤以在英軍駐防之下，不啻干涉希臘之內政。是種情勢，希臘代表或認其爲尋常，以一蘇維埃國家之人民觀之，實爲對希臘及希臘人民尊嚴上之侮辱。

英聯王國及其他數國之代表竟謂烏克蘭代表之陳述旨在宣傳。烏克蘭代表團雖曾提供事實，徵引文件，條陳論據，而彼毫無事實或論證爲據者，竟一味固執，堅謂“此乃宣傳”。此種無稽之談，令人憶及戰前之情形；當時有若干人遑遑然欲組織聖軍以討伐蘇聯；Lord Curzon 竟發出愛的美敦書，而於 Nürnberg 集會之中，極多瘋狂演說，聲言蘇聯之宣傳危及世界。經驗明示吾人，所有此種譁張，實爲侵略者進行備戰之掩飾。吾人均知當時各法西斯及半法西斯政府，咸將其自身之失敗歸罪於蘇聯之宣傳。早在一九三零年，史太林元帥即曾作有警告，謂所謂蘇聯宣傳者，盡爲干涉主義者進行其宣傳之藉口；凡崩潰之政府，爲掩飾其本身之軟弱無能，均希圖加罪於蘇聯之宣傳。言之似不可信，而事實上莫尼黑之魅影現又重現人間，一若空前慘烈之戰爭未嘗發生者；在此次戰爭中，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包括烏克蘭共和國，曾作莫大之犧牲。

史太林元帥又曾曰：“德國侵略之結果，蘇聯經對德作戰，及德軍佔領與奴役蘇聯人民，喪失人民約七百萬。換言之，蘇聯喪失之人數，較之英美兩國所失之總數，尤多數倍。蘇維埃人民經如此鉅大之犧牲，始將歐洲自希特勒羈扼下獲得解放，而若干人士或竟時過忘懷，但蘇聯決不能忘此犧牲也”。

在聯合國中若干問題方面，吾人之意見或有紛歧，惟在吾人對敵共同作戰之中，曾經獲得偉大成就；即以各大國之合作爲和平之基本保障也。時至今日猶有襲用“蘇聯宣傳”一項陳腐誣詞者，決非爲聯合國之合作努力，而實欲使是項合作之瓦解也。此種事實之尤使吾人驚訝者，即凡其代表指責烏克蘭代表團從事宣傳之各該國，現正漫無限制，根據荒謬絕倫捏造之事實而進行反蘇宣傳也。

此類毫無根據之反蘇宣傳，其例不勝枚舉。例如各蘇維埃共和國希望與其接壤者非爲敵視國家，而爲友善之隣邦。此固任何愛好和平國家之合法及易於體會之願望。但鼓動戰爭之宣傳者，竟乃大聲疾呼，謂此爲蘇聯之擴張政策。各蘇維埃共和國力謀以互相了解彼此之利益及各國代表據理交換意見爲基礎，與各聯合國家切實合作；不幸於此時乃有反蘇聯之投票壁壘組成，而好戰者竟聲稱各蘇維埃共和國不願與其他聯合國家合作。東歐各國，自其解脫希特勒之羈絆以後，力求能以主權國家之資格，自決其經濟、內政及外交政策，此固爲其合法權利，但好戰者乃聲謂各該國欲以“鐵幕”摒絕他國。按“鐵幕”之首先倡用者乃 Goebbels 也。

蘇聯代表團對四國外長會議所議妥之五和約草案，爲之逐款辯護，樹立其忠於義務及諾言之表率，而澳大利亞代表團則提出修正案十餘起之多，致使和會工作不得不重事更始。然而反蘇宣傳者不惟庇護澳大利亞代表團，並謂蘇聯代表團有意梗阻和會。爲此種種理由，烏克蘭政府代表團特鄭重關斥謂其爲向理事會作宣傳之荒謬誣責。烏克蘭代表團認爲此種譴責之用意，爲反對者企圖加罪於無辜之人，用其爲自己從事宣傳之藉口，同時引使吾人脫離當前問題之實質耳。

當前問題之實質可簡述如下：希臘保皇黨極端份子之侵略政策（關於此點吾人已有充分討論），早已不僅爲希臘之內政問題。希臘保皇黨極端份子自謂經其偽造之“公民投票”以後，在國內業已具備憲政基礎之外觀，乃乘機發動對外之侵略行爲，而首當其衝者乃阿爾巴尼亞也。烏克蘭政府代表團有鑒於希臘對該國之威脅，乃於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申訴。

烏克蘭代表團曾向理事會提送有關希臘保皇黨極端份子各項侵略政策詳細情形之文件，並彙送關於希阿兩國邊境事件之資料足證蓄意侵略之希臘保皇份子，故意引起此種邊境事件，藉為侵略阿爾巴尼亞之藉口。

列於今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中者乃希阿兩國邊境上所發生之威脅問題，而非希臘代表所提出之希臘與保加利亞或南斯拉夫間相互關係之問題，此類問題乃巴黎和會份內之事。

烏克蘭代表團除已向安全理事會提送之資料外，更可提出希臘士兵之供詞。該士兵等曾參加侵入阿爾巴尼亞領土之襲擊，據稱此種襲擊乃經由希臘當局在希臘境內籌劃及組織者。

例如希臘士兵 Georgios Geotazis，前曾參加 Zervas 部隊之活動，旋於阿爾巴尼亞之 Radoti 村附近被俘，彼曾以書面供稱：“余初在 Zervas 部隊內服役，其後參加第五八一營，並被調至希阿邊境。吾人在該地所受之宣傳，全以阿爾巴尼亞人為對象……吾人所奉之命令如下：“毋予阿爾巴尼亞人民以片刻之安寧；務須每日向阿爾巴尼亞人藉端尋釁”。此後該士兵即敘述其參加希軍一連隊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及六日襲擊阿國領土之經過。

人謂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乃在戰爭狀態中。作此語者究為何人？希臘各民主憲政黨未曾言此；籌備和會之四國外長會議亦未言此；巴黎和會對是項言論更不贊同。而蓄意尋釁之希臘保皇份子則宣傳不遺餘力。彼等處心積慮，企圖造成戰爭空氣，藉以逞其對阿爾巴尼亞之侵略計劃。根據歷史上之經驗，吾人深知凡覬覦其他人民之領土者，常從引起邊境事件及煽動戰爭入手；而維護其領土完整之國家則力求避免予尋釁者以呈其狡謀之藉口。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希特勒曾控責捷克政府煽動 Sudetenland 之邊區事件，但舉世共知煽動此邊區事件者乃希魔之黨羽，而非捷克斯拉夫也。在 Khalhin-Gol 圖謀尋釁者乃覬覦外蒙人民共和國領土之日本軍閥，而非外蒙人民共和國也。

類此之例，不勝枚舉，惟以上所述，足

使公正人士判明於該事件中孰為侵略者，孰為抵抗侵略而自衛之人民。

為上述理由，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特要求安全理事會迅即採取辦法，以阻止希阿邊境所發生之情勢，因是種情勢危及和平與安全，乃屬於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及三十五條規定範圍之內者。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本人有一程序問題，擬徵詢理事會之意見。安全理事會是否有權刪改會議紀錄？理事會會否行使是項權力？本人所以提出該問題，因頃間烏克蘭代表致其流暢之演說中，於企圖證明英外交部次長所作之聲述為確實時，曾美飾其詞而問曰：“Mr. McNeil 是否曾親自到過希臘？”又自作答曰：“未也。”

數日前本人曾謂烏克蘭代表對希臘之情形不甚熟悉。本人覺在此諸代表中，除烏克蘭代表外，幾無人不知 Mr. McNeil 於去年十一月間確曾有希臘之行。渠在雅典接晤各黨各派之代表，並與不同意見之各方人士舉行會談，所獲結果殊有利於希臘，想希臘代表亦必同意此言也。

故本人以為倘理事會同意，Mr. Manuilsky 或不欲將其演詞中之該一段載入會議紀錄，以作其不諳希臘情勢之佐證。

主席：本席於議事規則中未見有關此事之任何規定。本席認為與其討論吾人是否有權刪改，不如採取較為簡單之辦法，即徵詢 Mr. Manuilsky 之意見，是否願將其演詞依照英聯王國代表所云者加以修改。

Mr. MANUILSKY (烏克蘭)：倘 Mr. McNeil 果曾到過希臘，本人極願加以更正。惟本人極盼英聯王國代表能對本人所提之各項事實加以否認。

主席：本席提議於會議紀錄付印之前，先送英聯王國及烏克蘭二代表核閱。關於此事倘有任何問題，本席當隨時予各該代表以協助。

Mr. VELLOSO (巴西)：希臘問題於間息數月之後，再度在理事會中提出，其方式與本年初在倫敦提出時幾完全相同。

烏克蘭代表之聲述以及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各代表之答覆，本人均曾注意聆聽。適間復聆得 Mr. Manuilsky 所作爭端紛紜之政治聲述。



烏克蘭代表之聲述乃對希臘政府之控訴，同時並因英軍之駐留希臘境，亦為對英國政府之控訴。

關於英軍駐希臘問題，本政府已於本年初在倫敦表示立場，故現在無須再作申明。

至於希臘政府，吾人皆知在希臘有一少數集團激烈反對該政府。烏克蘭代表或有其特殊理由，欲予該少數集團以有價值之精神援助，此事不難了解。然就事實言，此事與吾人毫無關係——請恕本人直率言之。

除此以外，唯有希臘與其鄰國之關係問題。今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互以侵犯邊境交相控責。關於此點，吾人已有雙方所提供之邊境事件摘錄，然較之吾人適所聆悉之控訴似乎僅屬次要事項。

因此，本人甚願贊助澳大利亞代表昨日所表示之意見，且認為理事會於聽取雙方當事人之聲述以後，即已履行其職責，故一俟再度聆聽希臘代表之答辯以後，應即進行討論議程上之次一項目。

Mr. DENDRAMIS (希臘)：烏克蘭代表僅重述其第一次演說中所提出之論證而稍加補充而已，本人自無重述前言之必要。

烏克蘭代表重新引述軍政各人致阿爾巴尼亞之電文。本人昨日已向各代表說明該電文之用意，並曾向各代表宣讀南斯拉夫政府某一函件之節要，證明南斯拉夫政府亦承認阿爾巴尼亞在一九四二年年年底時並無抗敵運動。

烏克蘭代表又引述若干希臘政治家（包括已故之 Mr. Kafandaris）之言論。所不幸者 Mr. Kafandaris 已不復生存，彼逝世過早，未能見及事實證明其對公民投票所作預言之荒謬。

本人昨日亦曾述及 General Zervas 在希臘抗敵運動中之功績。渠接受盟軍中東最高統帥之指揮，其對德人之死力抗鬥，盟方認為應予最高之頌揚。

關於希臘工會運動事件，本席擬請秘書長分發一簡短節略，將吾國之工會問題作一詳盡之報導，藉免糜費理事會之時間。

關於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之武裝浪人部隊本人已向各代表報告彼等自何處取得武器，並與何方合作，藉謀推翻希臘現在之秩序，

重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之恐怖劇，並於吾國敵人縱容之下，侵犯吾國領土之完整。

烏克蘭代表引述若干希臘政客。彼所提及之 Kanellopoulos, Papandreou 及 Venizelos 等三人，均已承認公民投票之結果。至於 Souphoulis，其言論極為烏克蘭代表所重視，曾於九月七日之電文中作有下列聲述：“自由黨領袖 Souphoulis 於今晚決定該黨對於公民投票所造成新局勢之態度時稱：‘倘國王復位後願使吾國之政權適合民主理想，是乃希臘追隨於各大盟國之後，以重大犧牲之代價所奮鬥者，則君主立憲之民主將與共和政體愈臻接近。基於此種了解，吾人茲宣佈：吾人仍將保衛吾人對於民主政策所造成之局勢，繼續積極參加吾國之政治生活’”。

關於吾國之若干無政府共產主義黨徒，為烏克蘭代表所力加辯護者，本人謹請烏克蘭代表注意：希臘共產黨之領袖，所謂偉大之愛國者，於德軍侵入希臘之時——其時蘇聯猶為德國之同盟——曾廣事宣傳，唆使士兵解甲投降，停止為英美資本主義作戰。

最後，烏克蘭代表曾解釋蘇聯何以拒絕參與監督選舉，渠所陳理由或為其真實之意見，但如渠允許，本人擬引述美國作家 Sydney Morrell 於該問題提出安全理事會之前所著書中之一段。關於共產黨之不願參與監督選舉，不願承認公民投票為有效，該作者作下列解釋：

“共產黨現在之政策，為謀與各地共產黨之策略相配合……（第一四三頁）蘇聯之拒絕參與監督希臘選舉，顯因其不願樹立先例，使英美政府得據為藉口，以要求參與監督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行將舉行之選舉。”

於一四八頁上又有下列一段：

“蘇聯當今之哲學，以為自由及民主之人民，倘不受任何壓力而投票表決，必取共和政體而捨君主立憲，必取共產主義而捨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以蘇聯目光視之，任何其他結果皆屬不可能者。故彼等推論：凡公民投票之結果為贊成君主立憲或反對共產主義之極端制度者，必非民意之真正表現，投票之舉行必有弊端。”

（午後六時零五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總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Calle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H.A. Goddard Pty. Ltd.  
255a George Street  
Sydney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Científica y Literaria  
Avenida 16 de Julio 216  
Casilla 972  
La Paz
- 加拿大**  
The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 智利**  
Edmundo Pizarro  
Merced 846  
Santiago
- 中國**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斯大黎加**  
Tre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René de Smedt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F. Topic  
Narodni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Calle Mercedes No. 49  
Apartado 656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Muñoz Hermanos y Cía.  
Nueve de Octubre 703  
Casilla 10-24  
Guayaquil
-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auskatu  
Helsinki
-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5<sup>e</sup>
- 希臘**  
"Eleftheroudak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Athènes
- 瓜地馬拉**  
José Goubaud  
Goubaud & Cia. Ltda., Sucesor  
5a. Av. Sur No. 6 y 9a. C.P.  
Guatemala
- 海地**  
Max Bouchereau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india House  
New Delhi
- 伊朗**  
Bangahe Piaderow  
731 Shah Avenue  
Téhéran
- 伊拉克**  
Mackenzie & Mackenzie  
The Bookshop  
Baghdad
-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Place Guillaume  
Luxembourg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 紐西蘭**  
Gordon & Gotch Ltd.  
Waring Taylor Street  
Wellington
- 挪威**  
Norsk Bokimport A/S  
Edv. Storms Gate 1  
Oslo
- 菲律賓**  
D.P. Perez Co.  
132 Riverside  
San Juan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 - B.  
Fredsgate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Montreux,  
Neuchâtel, Berne, Basel  
\* \* \*
-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 南非聯邦**  
Central News Agency Ltd.  
Commissioner & Rissik Streets  
Johannesburg
-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London, Edinburgh,  
Manchester, Cardiff, Belfast  
and Bristol
-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Moskovska Ul. 36  
Beograd

未設經售處之各國如欲訂購聯合國出版物或有所詢問可與下列二處接洽：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Lake Success  
New York, U.S.A.